



□阿荀木

我是从2021年开始写作《病房请勿讲笑话》这本书的，其间因为各种原因，断断续续一直写到2024年。书里记载的都是真实的故事和人，用时下流行的词汇讲，它是一部非虚构作品。写完之后我想给这些文字起个名字，可是起名字这事对我来说太难了，我好像天生缺少把具体事物精炼成几个字的能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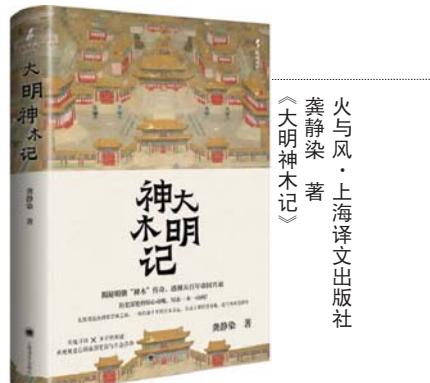
2014年1月，我女儿出生，从她还在肚子里那会儿我就开始想名字，每想到一个自觉不错的好名字便记在一张A4纸上，就这样磨蹭了好几个月，纸上的名字越来越多，却没一个顺眼的。眼看孩子生出来快满月了，家里人纷纷催促，名字定了吗？我得意洋洋拍出两个字“京冬”，寓意“出生在北京的冬天”，是不是很有纪念意义！老魏愣了几秒，反问：“你为什么不叫她‘淘宝’？”我一想，确实，重名不好，那不然叫“冬京”？

总之我不擅长起名，书名也一样。所以为这本书起名可真杀死我不少脑细胞，其间还掺杂着朋友们的诸多意见。纷纷乱乱之际，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住院治疗时的一件小事，终于来了点灵感。病房里有个叫小雨的护士，特别爱说爱笑，某日她跟我们聊天，说：“你们别觉得来医院只是做化疗，我们还得给你们‘话疗’呢！天天讲笑话逗你们开心，容易嘛！”

我的“化疗+话疗”生活开始于2021年，当时我39岁，意外确诊滤泡淋巴瘤，住进了血液科病房。那一年，我女儿7岁，刚背着书包走进小学校园，懵懵懂懂，全不知疾病为何物；那一年，我妈妈64岁，跨越千里赶赴北京，日日夜夜陪在我身边。化疗持续了近一年时间，我经历了脱发、白细胞下降、便秘、口腔溃疡……还因为免疫力严重下降不幸患上卡肺，在呼吸科重症病房住了半个月。不过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尚未可知的结果，不知道自己会是幸运儿还是病友群里又一个再也不会亮起的头像，命运的小径在这里分岔，而我并没有选择权。

好在，我这人天生浅薄，既思想简单又缺乏远见，长远未来我不考虑，眼前的点滴小事足能让我快乐：每天早上可以随意挑选今日份假发；病房里的豆包比外面卖的好吃；坐车眼看要吐，老妈急中生智掏出一次性手套救急；发烧去急诊排大队，护士姐姐听说我是癌症病人，大赞我“咬人的都不叫”；难受时请妈妈握住我的手，老妈却递过一只脚……那些微不足道的笑话般的瞬间交织在一起，是黑夜里的点点星光，虽然前途暗淡，却从未失去方向。

我对“笑话”最初的记忆是小时候的春节联欢晚会，陈佩斯老师捧着大碗吃空气面条，那个节目后来重播了许多次，每次我都守着电视，像第一次看一样，傻笑到肚子抽筋。再大点，我爱上了情景喜剧，



□向以鲜

龚静染新著《大明神木记》中的“神木”，并非传说中的通天神树，而是真实生长于大地之上的楠木，主要耸立于巴蜀之地。

唐宋以降，作为一种珍贵的家具及建筑材料，蜀中盛产的楠木，开始被人们广泛关注。到了明清两代，纹理精美到超乎想象的多年缓生常绿乔木桢楠，即民间所说的金丝楠，已经成为皇家建筑（包括宫廷及陵墓）专用材质。我在十多年前的《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》中，曾数次著录与楠木相关的石刻史料，其中一件刻于大明永乐四年（1406年）十二月二十一日的《伐楠木运京记》印象深刻：1987年文物普查时发现于四川通江县长胜、文胜两乡交界处，石碑尺寸270厘米见方，厚70厘米，隶书，全文87字，碑文记载了砍伐楠木运往北京的情况，这些楠木运至北京可能用于修建故宫：“永乐四年八月十三日，钦奉圣旨采办木口。本县原差总甲马廷吏管领仓谷悍夫人等，前在白崖山场内采办堪中楠木十筏，致十二月拖曳直低（抵）肖口河下运赴重庆府，接运赴京交割。太岁次丙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记。”从中可知，采伐楠木是一项艰苦的工作。经过明代大量采伐，蜀中楠木，在较易接近的山地已经很难找到像样的原生树木。或许是一种巧合，龚静染对于神木的叙述，其时间起点，恰恰也是在大明永乐年间。

合上龚静染的《大明神木记》，仿佛还能听见川南深山里的鹧鸪声，清越而悠远，穿越数百年时空，在书页间回荡。这不是一本寻常的历史著作，而是一场充满体温与呼吸的田野调查，一次沿着时光溪流的溯源之旅。作者以“神木”为线索，编织出一张纵横交错的网，网住了大明王朝的宫廷秘辛、西南边地的族群命运，还有被历史尘埃掩埋的普通人的悲欢。

倘若风物有其灵魂，那么神木山便是一位沉默的巨人。《大明神木记》，首先是一部以楠木为核心对象的风物志，娓娓道来之中，让人们重新审视那些看似无言的山水林木，从中窥见神一般存在的楠木秘境，听见神木的迷人呢喃。

明朝永乐年间，四川马湖府特别是神木山地区，被一片原始森林覆盖。在海拔1500米的群山之间，生长着树龄动辄千年的金丝楠木。它们“枝犹云汉，根入地下不知几百尺”，成为漫长时光孕育与雕琢的杰作。书中不仅描绘了楠木的物理形态，更赋予其一种近乎神性的光辉。永乐四年（1406年），工部尚书宋礼奏报，几株巨木“不借人力，一夕出天谷达于江，盖山川之灵相之”。这则被朝廷奉为“神迹”的事件，成为“神木山”得名的由来，也拉开了明清两代长达数百年皇木采办的序幕。

作者笔触并未停留在传奇表面，如同一位地质勘探者和植物学家，深入探寻“灵相”背后的自然逻辑。首先考察了神木山，即四川沐川县境内的五指山（五子山）的丹霞地貌、溶洞阴河系统以及独特的“华西雨屏”气候。当地老人描述的“漩水”现象——特殊的“倒置地形”导致地下水突然喷涌，山溪瞬间暴涨旋即消退——为“神木自运”的神话提供了极富说服力的科学注脚：

南现河沟看上去几乎是干涸的，沟中乱石累累，只有一股细水，时断时续地流。江建元告诉我，别看现在没有水，但一涨山溪水就大得不得了，常常是冒出一大股水，

铺天盖地而来，但一两天就消失了！这肯定是个奇特的现象，我很惊讶，想知道其中的原因。江建元说那是地下水的原因，当地人也叫“漩水”，猛涨起来，也不知道从哪里涌出来的，像打仗一样，很快又流干了，速来速去，来去无踪。

很显然，不是神灵庇佑，而是自然力量在特定地理条件下的偶然爆发。这种将神话“还原”为自然现象的努力，非但没有消解历史的神秘感，反而增添了一种敬畏——是对自然伟力与造化神奇的敬畏。

风物的悲剧亦由此开始：楠木的优良特性（坚硬、耐腐、芳香、唯美、神秘）使其成为宫殿栋梁的不二之选，却也成了它们命运的诅咒。书中详细记录了采伐与运输的惊人耗费：“楠木一株，长七丈，围圆一丈二三尺者，用拽运夫五百名。”从深山巨壑到通江河岸，每一步都浸透着民夫的血汗。那些曾经伫立千年的森林巨人，在“斧斤之声，震动山谷”中倒下，成为紫禁城太和殿的一根梁、一道柱。楠木的苦难，回应了庄子的寓言：即使生于深山密林中，只要存在着为人所用的价值，就逃不脱被砍伐的命运。

过度的索取，必然带来难以恢复的生态灾难。随着巨木“浮大江，历湖广，抵直沽”，最终到达北京，川南的原始森林也随之凋零。到了清初，四川巡抚张德地实地踏勘后，痛心疾首地向朝廷奏报，昔日楠木之乡已“佳木凋落，栋梁之材绝为稀少”。一株楠木的成长需要成百上千年的时光，而砍伐它只需片刻功夫，难怪诗圣当年会发出这样的浩叹：“虎倒龙颠委榛棘，泪痕血点垂胸臆”。《大明神木记》中的风物叙事，充满了深沉的历史悲悯与生态警示。

《大明神木记》还是一部耐人寻味的“木材政治”个性档案。作者为我们翻开的“明朝采木账本”触目惊心。单次采办耗银可达三百多万两。这种不计成本的耗费，暴露了明王朝为了维持其象征体系（如宏伟的宫殿）所付出的巨大代价，也折射出王朝治理中的深层危机——官僚系统的腐败、财政管理的混乱与民生的极度凋敝。赵文华等官员采木贪腐的案列，只是冰山一角。当建造宫殿的木材需要举国之力，甚至成为压垮地方的最后一根稻草时，辽阔大明的根基的松动以至于崩溃，已然不可避免。

《大明神木记》的动人之处，还在于其超越单纯的史实考证，以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笔调，让读者可以真切触及历史的质感。这些充满人味儿的场景与碎片，让尘封的历史瞬间变得鲜活、可感。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：“真实的历史何尝又不是一种毛茸茸的状态？”正是这种对“毛茸茸”的历史细节的执着，使得《大明神木记》不再是关于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，而是关于环境、关于族群、关于每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的个体的深沉吟咏。

历史不只是朝堂上的奏对和疆场上的厮杀，也是一根楠木的旅程，从川南的深山里，经过无数人的手，翻越崇山，跨越巨河，最终托起一座宫殿的飞檐。而在这一过程中，自然在叹息，边地在震荡，无数命运被改写。《大明神木记》启示我们：在每一个历史命题背后，都值得、都需要我们俯下身来，去倾听那些来自山川、来自民间、来自历史深处的喧哗与骚动，去倾听神木与帝国、边地与人的命运悲歌。